

爱在昆仑山

■李江

「八一」相伴 守护幸福

■陈玮

美丽家庭

今年是我与爱人老徐一起度过的第21年。老徐的大名叫徐幸福，他是一名空军。

我第一次见到老徐是在1998年暑假，他当时身穿一身军装，英姿勃发。那时，老徐常给我讲他在部队的生活，那些青春热血的故事，让我对军营充满向往。婚后，我去他的部队探亲。他第一件事就是带我去看升旗仪式。那天，站在他的身旁，看着他面向国旗敬礼，眼神非常坚定，我瞬间重新定义了我们的家。

两地分居生活期间，我经历了一些身边人不理解的辛苦，却从未动摇自己的选择。2004年三八妇女节，我作为单位代表受邀参加老家芜湖市弋江区组织的演讲比赛。在准备演讲稿的过程中，老徐对我说：“你可以通过这次演讲，让更多人看到军人、军嫂的付出和奉献，看到军人家庭不一样的幸福和浪漫。”我明白老徐的心意。他常和战友一起接待来队军嫂，他希望我能和他站在一起，把幸福、豁达、乐观传递给更多战友和军嫂。那次比赛，我的演讲题目是《我是军嫂》。我饱含深情地向大家表达自己的心声：“我是一名军嫂，我的目光始终追随那一抹‘空军蓝’，始终仰望那一面鲜红的八一军旗。我知道，‘八一’蕴藏着无数军人家庭的付出，也凝聚着无数军人家庭的幸福。”我的演讲结束后，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后来，我将演讲稿和获奖证书一并寄给了老徐，并在信中告诉他：“我愿意和你一起将军人的幸福与浪漫守护到底。”

2007年3月，我从安徽老家随军来到北京，在一所小学任教。几年后，随着我任教的小学与北京市八一学校合并，我也成为一名“八一教师”。北京市八一学校是一所从烽火硝烟中成长起来的红色学校。学校合并之初，我兴奋之余也有些紧张，常常问老徐：“我能讲好课吗？我会成为这所学校的好老师吗？”他总会耐心地鼓励我：“只要你时刻想着能者为师，为学生做些什么，然后坚定不移地做下去，你就会是一名好老师。”

在老徐的鼓励下，讲课之余，我开始思索如何将学校的红色传统更好地融入孩子们心中。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定大胆尝试——把相关知识编成儿歌和小故事，既让孩子们学得有趣，又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后来，孩子们还自发地为儿歌配上各种插画。在几位擅长音乐的家长的热心帮助下，有的儿歌还被谱上好听的曲子。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孩子们对八一学校和红色传统有了更深的认识。一天放学时，一位学生的妈妈悄悄对我说：“陈老师，我跟您说，孩子晚上睡觉都会不得脱下校服，他说穿着校服觉得特别光荣。”还有一天早晨，我看到一位学生的爸爸发了一条朋友圈：“送孩子上学刚到校门口，国歌响起来了。这时，孩子立刻停下来，站直身体向国旗行注目礼。在他心里，这是多么神圣的一刻！”看到这些，我心中非常自豪。

后来，我把这些小故事分享给老徐。他说，“八一”是一种品质、一种精神，代表着传承和奉献、血性和担当，这

些孩子们将来无论走到哪里，一定不会忘记自己是一名“八一”人。

儿子出生后，老徐当时每星期都会写封信回家。儿子稍大一些以后，老徐的每封来信最后一段，都是专门写给孩子的，还叮嘱我一定要读给孩子听。在这些信里，老徐写过自己儿时的事，写过战友帮助他的故事，还写过他在执行任务时看到的动人风景。我明白，老徐是在用他的方式陪伴孩子成长。孩子也很喜欢他爸爸讲的故事，总是缠着我一遍遍读给他听。

儿子18岁生日那天，老徐带他去武装部进行兵役登记。他把兵役登记证递给儿子时说：“这是我和你妈妈送给你的成人礼，希望你未来的每一天，都能把祖国装在心里。”我想，儿子一定能从中读懂老徐和我的期望。

老徐也曾写过诗，为我制造过一些质朴的浪漫。我知道，他是在用的方式表达对家庭的爱。身为军人的老徐，浪漫有些与众不同，他的浪漫在星空上，在云朵里，在坚守的岗位上。

一路走来，“八一”二字一直伴随着我和老徐。正因为保持着这份热爱和敬畏，我们更能深刻体会“幸福”的内涵。

“缝补”岁月

■聂虹影

那年那时

我是奶奶带大的。儿时，奶奶常教我做女红。有一年七夕前，我在奶奶的指导下，还做成一双绣花小鞋子。

到了入学年龄，我就被爸爸妈妈接回城里。因为我学年龄前学过女红，以至于我上了小学依然心心念念这些手工，还曾把织袜子的活计偷偷带到课堂上。家里的被子上盖着我钩的被蒙，茶盘上、茶几玻璃板上、甚至水杯上都有我钩的套子。

当兵后，我也把做针线活的技能带到了部队。新兵连时，我曾经承包了为全连新兵棉袄包边的任务。当时，部队发的棉袄都是棉花打里，又厚又暖，唯一的缺点就是不能拆洗。老兵们通常会用一块绿布沿着棉袄的下摆和袖口包一圈，防止棉袄被弄脏。给棉袄包边需要合理规划再剪裁，做起来并不容易。这时候，我的特长便派上了用场。我先给自己的棉袄包，后来给班里的其他女兵包，再给班里的男兵包。经过大家口全写在脸上。婚后，我和妻子两地分居生活。考虑到我难以照顾家庭，每次菜园里有新鲜果蔬，父亲总要摘上满满一篮子，送到在老家部队医院工作的儿媳手中。

菜园，是父亲最常去的地方，他将父爱寄托在那些瓜果蔬菜中，乐此不疲。每每想起父亲在菜园劳作的身影，我都不禁心怀感恩……

本版投稿邮箱:bjbrjt@163.com

岁月有情

那天，站在家门口，军嫂柳芳洁看着挤在班车前、在人群中努力踮着脚尖回头朝自己挥别的女儿刘小仪。恍惚间，柳芳洁仿佛看到自己最后一次抱着刘小仪站在家属院门口送别丈夫刘克勇时，刘克勇将头伸出车窗在雨中朝她母女挥手的场景。

柳芳洁至今记得刘克勇上山那年，在家待产的她每天望着墙上的日历计算着刘克勇休假的日子。可随着日历一天天变薄，一直等到孩子出生了，刘克勇才回家。

不久，刘克勇又要上山参加国防施工。“我是营主管，施工任务重，我必须打头阵。”刘克勇在电话里说这话时，柳芳洁泪流满面。“走之前给闺女取个名字吧。”柳芳洁擦干眼泪，向刘克勇提出了唯一一个要求。

“刘小仪。小名咱就叫刘巍，巍巍昆仑山！”

那年，组建不到一年的南疆军区某工兵团接到前往昆仑山某地执行国防施工任务的通知，时任三营教导员的刘克勇第一个打起背囊在动员大会上对战士们说：“我们去给国家扛大活，尽一个军人的本分。”

1998年，26岁的柳芳洁跟随父母从老家江苏来到新疆支援兵团建设。当沿途的山渐渐没了绿色，第一次走进大西北的她也渐渐被车窗外独特的风景吸引。透过车窗，柳芳洁看见远处光秃秃的山坡上，牧民挥舞着皮鞭，无数红

柳卫着沙丘，金黄色的胡杨林肆意生长在盐碱地……柳芳洁在心里暗暗立志：留在新疆。

可柳芳洁怎么也没想到，让自己真正定下心来留在新疆的原因，竟是和刘克勇的相遇。一次聊天中，柳芳洁的同事得知她还没有男朋友，就提出要给她介绍个军人。柳芳洁没多想就答应了下来。那天，刘克勇对于这次见面也没太在意，只是在出发前简单地刮了刮胡子，换了一身干净的迷彩服，就匆匆出发了。

这次见面时间虽然不长，但两人聊了很多关于军人的故事。好几次，柳芳洁看着刘克勇讲到激动之处，两只手不停地空中比划的样子，竟觉得眼前这个身高超过一米八，魁梧得像堵墙的大男孩是那么可爱。

打那次见面后，刘克勇便趁着每周周末外出的时间约柳芳洁见面，一来二去两人发展成情侣。仅仅过了不到3个月时间，刘克勇就给柳芳洁打去电话，提出想跟柳芳洁结婚的想法。柳芳洁答复：“好！”

准备结婚的那段日子里，刘克勇向单位申请了一间家属住房。说是家属住房，其实也就是一间简陋土坯房。刘克勇认认真真、里里外外彻底把房间打扫了一遍，还找来腻子粉把墙壁粉刷了好几遍。战友们得知刘克勇即将结婚的消息后，也没闲着，有的帮忙剪窗花，有的从自己家属房里搬来鲜花，在外执行任务的战友还特意叮嘱家属帮刘克勇缝制了两床喜被子……

一张床，两床喜被子，一台战友搬

过来的电视机，几包瓜子，几个家常菜，五六个战友……柳芳洁就在这样简单的仪式中嫁给了刘克勇。

刘克勇上山后，柳芳洁便在每个周末守在电话旁。一个人带着孩子的日子里，柳芳洁有太多苦没有在电话中给刘克勇说。尤其是刘克勇上山后的第六个月，孩子突发高烧，由于是深夜，再加上家属院除了家属没有单位的战友在，柳芳洁只能独自抱着孩子往离家属院5公里外的医院跑，边跑边哭，边哭边跑。直到孩子出院后，刘克勇才终于打来电话。原本想着向刘克勇诉苦的柳芳洁，听着电话里刘克勇急促的语气，才明白这是因为山上打一次电话不容易，刘克勇在给排打电话的战士们节省时间。于是，柳芳洁抹了一把眼泪，把已经到嘴边的一腔抱怨改成了一句轻描淡写：“家里有我，你放心吧。”

柳芳洁说，刘克勇不止一次在电话里告诉她：祖国的昆仑山很美，雪山顶着天，在这里一天就能体验四季更迭，而且漫山遍野都是藏羚羊、野牦牛。刘克勇也不止一次地在电话里向柳芳洁承诺，等工程完工，就把她接上去看一看高原的样子。

2008年春，施工点的雪开始一点点融化，山脚下的枯草趁机铆足了劲吮吸着从半山腰流淌下来的雪水，沉睡了一整个冬天的昆仑山在这个季节再一次被赋予生命。刘克勇却在这个时候因为胃癌晚期被紧急送下了山。不久，营里的文书在他的遗物里发现了胃癌诊断书。

原来，为了工期顺利进行，刘克勇

家庭秀

加油 我对自己说
做一道向上的闪电
用臂膀撑起心中的蓝天
家人啊 我炽热的夏天
你们目光里的微笑
一次次将我点燃
我心里翻起无尽的波浪
掌声也在此刻
一朵朵洒到我的身旁
李学志配文

近日，武警安徽总队机动支队举办“见证你的成长”活动，邀请部分家属来队参加。图为上等兵朱文豪向家人展示自己在体能上的进步。

张浩东摄

一蔬一果寄深情

■黄辛舟

干豆角炒肉，忍不住嘴馋，便告诉了父亲。不承想，父亲第二天起了个大早，从菜园摘下鲜豆角，趁着阳光好晒干，再与腊肉一炒，抽真空封装。父亲还特意叮嘱快递员，这是给远在新疆当兵的儿子邮寄的家乡菜，拜托一定要小心轻放，尽快送达。这家乡的味道载着父亲的挂念，跨越山水来到遥远的边疆。打开塑料袋的那一刻，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心中的乡愁瞬间得到慰藉。

部队的生活热情似火，偶尔也会单调枯燥。有时候，看着喀喇昆仑山脚下的驻地被戈壁环绕，狂风裹挟着沙土把天空染成了黄色，我感觉自己像一匹骆驼刺种子，随风飘落在这片戈壁滩上。一次，给家里打电话时，我流露出的些许失落被父亲察觉。

不久后，连队安排我休假探亲。回到家中，刚放下行李，父亲便故作神秘地对我说：“走，去菜园看看！”来到菜园，跃入眼帘的是一片青翠，深绿配浅绿，甚是好看。这时，父亲从一大片绿叶中扒拉出一个大家伙。“西瓜！”我不禁叫出了声。晚饭时，我麻利地切开西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尝鲜，幸福满满。

“真没想到自家种的瓜又大又甜，不枉我一直浇水施肥。儿子，你在部队也要努力工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父亲的嘴角微微上扬，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我点点头。菜园是父亲生活的舞台，军营是战士成才的沃土。想到这里，我仿佛明白了父亲的心意。

两年前，弟弟退役。工作之余，他也爱帮父亲打点菜园。父亲每次让他



说句心里话

几天前，父亲通过微信发给我几张照片。照片里，嫩绿的青椒、鲜红的西红柿、细长的丝瓜，长势喜人。看到父亲的菜园丰收，我回复父亲，他的菜园勾起了我的思乡之情。

我的老家在湖南一个村庄，父亲的菜园就在家门口的小池塘边，面积不大，蔬果品类繁多，四季不断茬，远远望去，就像一块翡翠点缀在池塘一角。每天下班后，父亲就拎上水桶，扛上锄头钻进菜园里忙活。如今，每次想家时，我的脑海里常常浮现出父亲在菜园里辛勤劳作的场景，夕阳将他的身影拉得很长……

街坊邻居平时路过菜园，总要夸赞父亲种菜有道。父亲便笑吟吟地摘几条丝瓜或割些韭菜给大家尝鲜。一次，有位邻居和父亲聊起家常：“真羡慕你，两个孩子都当了兵。”

“还不是多亏大家的关心照顾，孩子们才这么懂事。”父亲微微一笑，把刚摘的丝瓜又塞了几根给邻居。

入伍之后，我有一次想起家乡的

